

4月7日上午8点刚过,陆赛月就接到了出门买菜的丈夫发来的信息:门口已经有学员在等了,赶快来开门。她立即从家里出来,一路小跑着赶到了快乐鸟残疾人服务中心,为等候的残疾学员开了门。

今年66岁的陆赛月是海曙区南门街道尹江岸社区快乐鸟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快乐鸟残疾人服务中心是专门针对精神和智力残疾人员的日托所,目前共有10余名学员。从2020年起,陆赛月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个服务中心,甚至把它打造成一个“共富工坊”,让残疾学员也体验到了亲手挣钱的快乐和满足。

“工作着是快乐的,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充实了。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开开心心来,开开心心回。”陆赛月说。



工作中的陆赛月。

有学员半夜打来电话诉说委屈 她把快乐鸟残疾人服务中心 打造成了“共富工坊”

做菜 为服务老人她从头上起

陆赛月高中毕业后在一家拉丝厂上班,后来因为腿伤换了一份稍微轻松点的工作。但没想到,企业倒闭,她也随之下岗。“我就去江北一个社区当起了社工,负责管理公益性岗位。”工作很辛苦,但陆赛月觉得很值。

那时候,陆赛月住在尹江岸社区,每天要横跨海曙到江北区上班。“正好那时候儿媳妇也快生了,我就在尹江岸社区做了居委会专职委员,负责居家养老服务。”其实,那时候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就只有一个食堂,烧好饭菜后再送到每户订餐老人的家里。

“我在家里从来不用烧饭的,都是老伴买菜、烧饭。”但既然承担了这项工作,陆赛月就开始学起了烹饪。

“刚开始,我就连蛋炒饭和荷包蛋都不会做。油烧热后,我把打好的鸡蛋放进去,听见油爆的声音,还会赶紧躲到一边去。”

等她把各种菜式学得差不多的时候,社区又改变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模式,由附近的养老院食堂送餐过来。每天中午,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会把饭菜送到站点,再由陆赛月一户一户拿去送。新问题又出现了——陆赛月不会骑电动自行车。没办法,她只能迈开双腿,步行为老人送餐。遇到下雨天,就一手撑伞、一手拿着饭菜挨家挨户送。

久而久之,居民们知道后,都会主动来帮助她送餐。有时候,陆赛月甚至都不用动身,居民们就到服务站把饭菜送走了。

没几年,陆赛月的婆婆生病了。“我老伴是独生子,婆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跟我很亲,不想跟我们分开。”她把婆婆照顾得非常好,每天都要为卧病在床的婆婆洗澡、换衣服,为此还被评上了社区的“孝敬之星”。

账本 记录着服务中心的日常

3年后,婆婆去世了。“头七”还没做,社区就来找她,希望她“重出江湖”,负责快乐鸟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没有后顾之忧的陆赛月答应了。

每天上午8点半前,陆赛月就会来开门,学员们很喜欢来这里“上班”,所以经常会提早到。下午4点下班,陆赛月则会留下来打扫,直到4点半才回家。为了便于管理,陆赛月每天都会抽时间把当天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

在疫情防控期间,有段时间服务中心没有开门,陆赛月也会经常打电话过去了解学员们的情况,有时候还会上门随访,了解他们的病情和思想状态。这些,也体现在陆赛月的档案记录里。

去年4月,陆赛月决定把服务中心打造成“共富工坊”,从一家外贸公司那里接了很多手工活。“原来,这些学员就是到这里来玩玩的,家人把他们寄托在这里。但有了手工活后,他们反而更加愿意来了。”在学员看来,工作让他们融入了社会。

手工活都比较简单,比如做蛋糕杯、空气炸锅里的吊篮、塑料棒等。“我都是先让外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教会,然后再手把手教给学员们。”陆赛月说。

精神残疾的学员学起来很快,但有时候会发病;智力残疾的学员很温顺,但接受能力很弱。对他们,陆赛月非常有耐心,即便重复教了上百遍,她也要把学员们教会。“在把成品交给外贸公司前,我都会仔仔细细地逐一检查。我不想失去这个甲方,我的学员们也不能失去这个甲方。”

同样,对于这些手工活,陆赛月又会记上一本账本。到了月底,她先要和外贸公司统计成品的数量,再结算学员们的工资。“因为都做得比较慢,所以工资不高。”记者看了账本,发现多数学员每人每个月挣二三百元,最高的一名学员挣了503元。

有一次,外贸公司的生意断档了,虽然陆赛月也为学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程,比如画画、国际象棋、养生知识分享、唱歌、脑筋急转弯以及打羽毛球等健身活动,但学员们还是非常不适应,都着急地催她去外面接活。

陆赛月还有一本本子,记录了每名学员每天服用药品的名称、服药时间、药量等。每当看到学员吃药的数量下降,她就会非常开心。

依恋 一句话就让发病学员安静下来

3年多来,陆赛月和这些学员朝夕相处,投入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学员们也认准了陆赛月,有什么事情总喜欢跟她说,有些事甚至连家人都没说。

智力残疾的学员小张突然便血了,他没有选择和父亲说,而是先打电话告诉陆赛月。“我心里本来挺急的,让他父亲赶紧带着他去看医生。后来检查下来是痔疮,就放心多了。”

同样智力残疾的吴先生今年已经63岁了,本来是不符合服务中心的招收原则的,但陆赛月还是收下了他。“他的父母早就去世了,姐姐生病照顾不了他。”疫情防控期间,陆赛月每天都会去看望他。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看到她,吴先生总会甜甜地喊一声“阿姨”。

有一天深夜,精神残疾的小周突然给陆赛月打来电话。原来他晚上去吃宵夜,吃完付钱的时候老板没理睬他。而当他开玩笑说不付钱想走的时候,老板骂他神经病。“他一下子就想不开了,我在电话里劝慰了他好久,又让他父亲加大了当天的药量。”

本来以为这事就过去了,但没想到,小周还是很气恼,竟然跑到马路上拦住了一辆汽车。陆赛月接到小周父亲的电话后,马上赶过去。一边劝慰小周,一边让夜宵摊的老板道歉。老板也认识到自己不对,就向小周说了对不起,小周这才离开。

这个季节也是精神疾病易发的时节,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有一名学员突然站起来砸坏了桌子。这个时候,旁人谁都不敢上前阻止,但陆赛月只是走过去把他拉到门口,轻轻说了一句话,发病学员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我告诉他,他再这样,我可能就不再管他们,要退休去了。”陆赛月说,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学员都哭了。她知道,学员们都爱戴她,也喜欢上了这里,“我也愿意再多干几年,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杰 文
记者 刘波 摄

陆赛月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每名学员每天服用的药品名称、服药时间、药量等。

